

忆父亲吴达志

○吴 鹰

爸爸，您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我们，但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我们与您作最后告别的时候，我们对您的思念是无限和永恒的。

作为您的儿子，我从小就感受到有您做父亲的家庭温暖。小时候我总是期盼着您从城里下班回家，因为您经常一回家就带回您为我买的书或是好吃的食品。“文革”开始后不久，像许多家庭一样，您不得不与妈妈分居两地。记得那天在送妈妈赴江西鲤鱼洲后，您带我回了家，没有多说话，只是忙着为我做饭，我们俩闷闷地围着蜂窝煤炉子坐在一起，吃的自制火锅……不久，您亦被中央工艺美院派送到河北石家庄获鹿县部队农场劳动，留下我

孤单一人在北京的家中。后来，由于许多北大教师都被下放劳动，他们的未成年子女无论几岁还是十几岁，都由当时的北大幼儿园统一照管。虽然我当时只有13岁，我仍能感受到您心中的郁闷和不安。

“文革”中，您饱受不公正待遇，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仅经历过被批判抄家，而且被下放农场。您忍受了这一切，以顽强的生活毅力和对家庭的爱支撑着自己挺了过来。您乐观地看待人生，在农场劳动期间，您下过田，养过猪，也做过炊事。也许是自那时起，您成了做饭的一把好手。

出身于权势大户人家的您，自小时对待同学就没有任何架子与优越感，总是

把从家中带来的好吃好用的与他人分享，这是每次您和老同学聚会时叔叔阿姨们回忆往事时对您的评价。在我的记忆中，您热情好客，亲自下厨，总是做出一桌美味饭菜款待同学、同事和学长，其中大家最喜欢吃的有您拿手的干煸牛肉丝、番茄土豆沙拉、西式炸肉松面包片，等等。作为艺术家，您还将艺术欣赏的



吴达志（坐者右）、毛承颖（坐者左）夫妇与儿子吴鹰一家

格调用在了烹饪上：做完饭后，您总喜欢用色香味的综合感觉告诉我们每个菜应当如何烹饪。也许由于您的好客和厨艺，每年近二十人的亲戚聚会总在我们家，即便是在与我们住在一起的外婆过世后，这一传统也没有变过。我和姚红结婚时，也是您在家中为我们做出了整整两桌酒席，事隔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我们一直对此深怀感激之情。

您是一位给了儿子真诚父爱的好父亲。您为“文革”中连累我不能升高中而深感内疚，总是想给予我更多爱来补偿。我在工厂当工人时，您数次到我干活的车间去看望。您来时就坐在车间机床旁的长条凳上与我师傅攀谈，我师傅说您没有大学教授的架子。您的到来使我感受到父爱的温暖，同时我也为我师傅对您的尊重而骄傲。在恢复高考后，您是如此钟情地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为了帮我节省从西郊到东郊赶考路上的时间，您在我参加高考的前一天特意安排我去您单位的办公室住，为我拿来被褥，安排我睡在一张桌子上。条件虽简陋，但十分舒服，我心中感到暖暖的……我以优异的成绩成为北京市朝阳区高考状元，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您还专门从城里为我买了一个从日本原装进口电子计算器的礼物。自上大学起，一直到后来出国留学和参加工作，我三十年来一直使用这个计算器，直到它最后停止工作，但我至今仍将其保存在身边。

在80年代中期，您原本可以从单位享受到三室一厅的分房待遇，但您为了母亲和我就近工作与学习，就将分房待遇让给同事，而自己则一直住在原有的狭小拥

挤的北大公寓，并且常常要花上三到四小时奔波往返于西郊与东郊之间上下班。为了辟出一块光线较好可用于读书的空间，您将客厅外的凉台改造成了一个十分简易的只能容纳一个小书桌和一把小椅子的地方，并爽朗幽默地称其为“容膝斋”。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生活环境下，您无比地珍惜着80年代的大好时光，因为您终于可以自由地从事您热爱的教学与科研了。记得您时常不是挑灯夜战就是早起晨战，在台灯下著书写作，希望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在您离休前，您出版了大量学术著述，给许多高校开西方艺术史课程。特别地，您还不为名利地为北大艺术系的创立和早期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革”无情剥夺了您的学术创作自由和出国考察的良机，这对于以研究西方美术史为己任的您，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当您后来三次赴美看望我们时，我们特意安排您参观各地的艺术博物馆，您兴趣盎然，流连忘返，仔细专注地审视着一幅幅作品，不时地向我们介绍作品的特征和涵义。您对于世界艺术史的精通与热爱溢于言表。

作为西方美术史专家，您从未只对美术进行孤立的研究，相反，您将艺术与音乐和戏剧等领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考察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协同影响，以及艺术作为有机整体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您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艺术和时代——艺术高峰规律初探》一文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音乐既是您研究西方美术史的一把钥匙，更是您对人生的领悟与理想的追求。您热爱生活，多才多艺，不仅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和鉴赏

□ 怀念师友

家，而且还能自己拉手风琴，吹口琴，弹钢琴。就在您与世长辞的前一周，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您仍高兴地让我带您参观了国家大剧院，在那里您饶有兴致地观赏着一件件音乐艺术展品。您在罹患帕金森病和癌症的晚年，正是从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等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母亲的照料和陪伴下，同疾病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斗争。

在您过世后，我们发现了您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仍在翻阅的罗曼·罗兰所著的《名人传》一书。您在书中的如下段落用笔新近画下了着重线：“……磨难只能使他变得更坚强，……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他孤独，却能以热诚的赤子之心爱人类；他从未享受欢乐，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他终于战胜了！战胜了疾病，战胜了痛苦，战胜了听众的平庸，战胜了

磨难和障碍，登上了生命的巅峰。”从这里，我们读到了您的心声——您对人生的态度和对我们的告诫！我的夫人姚红在与您诀别时这样说：“爱让您战胜了一切。您的爱已融入我们的血液中，我们会像您一样做人！”

您的孙子吴丹珂（豆豆）这样写到：“爷爷：您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人。我有着许许多多的理由为有您这样的爷爷而骄傲……”您的孙女吴丹蕾（蕾蕾）这样悼念您：“您是世上最懂得爱，最有耐心，最富有同情心的爷爷……”正是您培养了他们从小对音乐的热爱，孩子们会永远怀念与您共度的美好时光。

安息吧，亲爱的爸爸！

作者的父亲吴达志学长（1948外文）
2012年7月7日凌晨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著名物理学家马大猷院士逝世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国际著名声学家、中国现代声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和声学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美国声学学会荣誉会士马大猷教授，因病于2012年7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马大猷，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3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0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教西南联合大学。解放后，先后在哈尔

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马大猷教授长期从事声学研究工作，一生发表科学论文百余篇、科普读物百余篇，著述颇丰。

马大猷教授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198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997年获德国夫琅和费协会金质奖章及建筑物理研究所ALFA奖，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